

战车轰鸣

■程文胜

去其他班。”

吴凯辗转反侧,反复翻看记录军旅生活的影集,有一张照片是他最喜爱的,那是他参加一次比武时的瞬间定格。全副武装长途奔袭40公里,紧接着急行军10公里,冲在前面的吴凯摇着队旗呼喊战友跟上。照片上,一个个奋勇突破身体极限的血性男儿,呼之欲出。

尽管依依不舍,吴凯还是做出痛苦抉择:“不是其他班不行,而是我就愿当能上前线、能打仗的兵!”

志在前线,身向后方。吴凯眼含泪光,眉宇间颇有“愿历尽千帆,归来仍少年”的豪情。

当问起吴凯退伍回去有什么打算,他说,还没有。不过,有“红四连”打下的底子,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一条硬汉。真要打仗了,有召必回!

当天晚上,部队为退伍老兵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。兵演兵曲,兵说兵事。舞台多媒体上一幅幅部队参加重大实战化演训任务的场景、一个个退伍老兵的真情告白,感动人心,更激励人心。尽管天气炎热,但战士们欢呼不停、情绪高涨。“若有战,召必回”的慷慨誓言和《强军战歌》的激昂歌声,让人热血沸腾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一批好男儿从前线转身到了后方,过不了多久,新兵又将从此方来到前前线。

老兵退伍的同一天,藏族小伙扎西麦浪由列兵军衔晋升为上等兵。小伙子中等个儿、长方脸,颧骨略微突出,细密的短发紧贴在头顶,黝黑的脸上朴闪着藏族青年纯真质朴的气息。

刚到连队时,他臂力弱,不会游泳,单杠一个也拉不到位。短短一年,练体能、练技能、练战术,弱小伙逐渐变成了棒小伙。

扎西麦浪现在是战斗班的一名狙击步枪手。当问起扎西麦浪,想过当兵会打仗吗,扎西麦浪挺着胸膛说:“当兵不打仗干什么?我们这么下狠劲操练,每个课目都有实战背景,不就是要朝一日能派上用场?”

军人从不讳言战争,军人的职责就是打仗和准备打仗。

九月之闽,天气湿热。骤雨忽降忽收,远山绵延苍劲。耳闻战士质朴的话语,让人不由想起唐朝诗人王维的《少年行》:“孰知不向边庭苦,纵死犹闻侠骨香。”

官兵的士气,其实一望便知。连队早集合、晚点名,全连官兵都会齐声呐喊“连魂”誓词:“听党话、跟党走,战必胜、攻必克,不畏难、不畏险,连为家、苦为荣。”

与其说这是一种仪式,不如说这是一种前线和敌情意识的点滴渗透和养成。

三

军事过硬是“红四连”最为耀眼的金字招牌,也是连队建设稳步前进的

“压舱石”。在“红四连”有一个不成文的标准:练兵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。

今年开训以来,连队在开训动员比武上取得一个第一名,两个第二名,一个第三名,总成绩位列全营第一。

“强军精武”的金字招牌之所以闪光,来自全连官兵用实战化巧练与苦练的汗水,反复擦拭。

李华是四川传媒大学本科毕业生,家里条件不错,毕业后找工作不是难事。他从家中两代军人与众不同的为人处世中,生出当兵的强烈愿望。

对当兵吃苦、练兵为战,他是有思想准备的。开始,李华以为训练速度和力量与体育比赛一样。班长说,打仗必须带着敌情练,钻铁丝网抬高一尺,敌人狙击手一枪就毙了你。该3分钟完成任务,5分钟完成,就可能被敌人包了饺子。

班长的话给李华留下深刻印象,他新兵体能训练格外用力。5公里21分钟,规定时间内单杠一练习34次、双杠一练习超100个……唯独不会游泳,而武装泅渡是必训课目。

第一次下水是在游泳池,蓝幽幽的水波让他一阵眩晕。想着家里人说的“只要不被搞死”那句话,他下定决心撑过一次。

下海之后,刚向海里游了几米,一个浪头卷过来,后又退几米。几乎每前进一米,都要呛口水。李华几次都想伸手抓浮漂绳,向冲锋舟上的救援小组求救。每次,又都被“只要不被搞死”和不给“红四连”丢脸的念头打消。

李华想,请求救援前拼命再搞一次!搞一次没沉,就想再搞一次试试。还是没沉,又来一次……就这样,一次又一次划动手臂往前游。突然,他感到膝盖碰着什么东西,先是一愣,很快反应是触到沙滩了,心里忍不住一阵狂喜。立刻站直身体,奋力抢滩。战友们冲上海滩的场面,简直像当年他看的战争大片一样帅!

新兵思想活跃,有的战士在武装越野时想歪点子。水壶不装水、用仿真钢盔减负。第一次用,就被班长识破。班长质问:打起仗来,塑料盔能防子弹吗?水壶没水,战时能生存吗?新战士为之一震。

一次持续三天四夜的演训,下士李俊逸发着烧仍坚持完成全部课目。离终点只有几十米时,他体力不支倒在地上。战友拉起他冲向终点后,他不禁号啕大哭,边哭边说:“我拖连队后腿了!”

老兵骨干这种靠“身影”而不是“声音”的影响,尤其是珍惜“红四连”荣誉的坚强信念,把新战士实战练兵的血性调动起来,训练起来一个个如狼似虎。

连长陈鑫说,我们连是步兵连转改过来的,转型后我们受传统步兵思维模式影响,走过一段弯路。

当时战车列装,大家都很兴奋,想一试身手。结果,第一次野外训练就遇到战车意外熄火。大家手忙脚乱一通

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沙漠胡杨

在格尔木,死去的胡杨是沙漠上的烈士。没有倒下的身躯,诉说着它们没有完成的愿望。

惊疑不定的白云,携着雨水投奔到山峰上的雪,天空,死命地蓝。

蓝出怀念与纯粹,不染风尘。

活着的生命,来看烈士的有:藏羚羊、骆驼和雄鹰。它们的祖先见过炽热的阳光照亮胡杨青春的脸庞。

平安无事的格尔木。

往事不追,只祭奠。

我踩过人间三十里起伏,站在死去的胡杨身旁。我说它是真正的烈士,在荒凉的原野,在高寒的气候中,它努力生长的事迹,就是今天我们世间最需要的鼓舞。

我的身份可能是这样的两种:

一位将军找到了士兵的骨髓;

烈士终于等来了他后继有人的人。

认真地活,勇敢地死。然后,自己是自己的碑!

在沙漠,对烈士的忽视甚至遗忘,是永远不能被原谅的。

察尔汗盐湖

这才是汗水应该占据的地形。

昆仑山崛起的脊梁意味着赞美。当所有的汗水被集中在这个盐湖,劳动者的精神被高原下午五点钟的阳光照亮。

上一分钟,一捧湖水仿佛挥汗如雨。下一分钟,坚硬的盐粒总结了劳动者创造出的成果。

盐的味道不同于香水。日常的朴素坐在舞台的下方,它观看时尚香气四溢的表演。

而酸是感伤的,甜是大众化的理想,苦为人所警惕。辣,则是盐永远学不会的霸气。珍惜各种情况下流出的泪水,它是人间最含蓄的热爱。

“我是察尔汗,是各种味道最后的检验者。”

八月末,土地即将进入收获季。

漫不经心或者神情肃穆,我来到察尔汗盐湖。我把手伸进湖水。

一阵风过,我的手掌盐粒密布。

深山里的冰凌花

■康德华

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在长春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山川沟壑之间,穿插着一条有着百年历史的铁路——长图铁路线。

漫长的铁路线上有一处名叫老爷岭的隧道,全长1778米,被誉为保障钢铁大动脉畅通的“咽喉”。这里曾驻守着一群武警官兵,他们远离家乡,远离城市和亲人,以大山为伴、以哨位为家,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里站岗执勤。

老爷岭位于长白山余脉。山高林密,处于雷暴多发区。官兵们若想在这条件艰苦的哨所扎根,必须像老爷岭上特有的冰凌花一样,坚韧不拔。一年夏天,战士小韩正在做饭,看到一个闪电打到避雷针上,余电顺着导线传到屋里,咔嚓直响。小韩来自城市,从没见过这阵势,吓得连呼带叫地往隧道里跑……后来,这方寸之地的守望,守着守着就守出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,也守出了战士的胆量。

老爷岭从年头10月到来年4月,山区一直风雪不断,和外边相差半个节气。这期间,战士们经常踏着齐腰深的积雪,拉着自制的狗拉爬犁,几乎是一步一挪地到3公里外的村里,运粮食和蔬菜。那时,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去,生怕错过这个难得逛一逛村里代销点的机会。

凡在这里生活过的战士都有十八般“武艺”。除了执勤,他们会做饭、会烧锅炉、会维修、会种地。因为执勤点距市区100余公里,又地处深山,一切都得靠自给自足。

“白天兵看兵,晚上数星星。寂寞常相伴,松涛诉真情”是哨所的真实写照。官兵们若想适应单调的哨所生活,就必须像冰凌花一样笑迎朝阳。

在老爷岭,每天有数十趟列车从执勤点通过。战士们只需侧耳倾听铁轨发



扫描二维码 阅读更精彩



为了人民(工笔画)

郭海荣 范向辉 于理 王亚非 李玉旺作



长征

第4963期